

無情未必真豪傑 憐子如何不丈夫

韋剛

自留地

校門前忽然冒出一隊黑衣人，阻擋校門，拉起黑布橫額，叫嚷着口號，反國教分子把黑布強塞到孩子手中，孩子驚惶無助眼神困惑。政治利慾薰心驅使他們把利爪伸向無辜天真純樸的幼兒。稚子何辜，受此折磨？這些「反共抗中派」挑動青少年蒙蔽中小學生，其心可誅。「反國教」的人連對南丫島海難受害者也不屑一掬同情之淚，只是魯迅筆下的蟲豸。黑手們請不要再讓少年學子們驚慌受嚇，使他們對美好的世界和光榮的祖國失去了信心。

「開學了，開學了。穿新衣戴新帽，看見老師行個禮，看見同學問聲好！」這一頁幼稚園讀本鮮明的字體和生動的插圖至今仍常蕩漾眼前，祖母牽着我的手踏入幼稚園門口的景象還清晰留在記憶裡。在街上、車中、房裡看着那穿着各種花樣的校服的幼兒，都為他們的幸福生活而開心，都默默地為他們的成長祈禱，為他們的明日祝福。就在這時刻，窗外隔不遠的小學運動場上孩子歡笑聲音傳來，好像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歡樂頌，是振奮精神的天籟。

稚子何辜受政治折磨

可是，早幾天在那明媚的九月艷陽早晨，從電視新聞中看到歡躍的孩子們挽着媽媽的手，或者拉着同學，興高采烈地背着新書包開學去。但是，校門前卻忽地裡冒出一隊黑衣人，阻擋着校門，拉起黑布橫額，叫嚷着口號，把黑布帶強塞到孩

子們纖弱的手中。孩子驚惶無助的舉措和困惑的眼神使我頓時心如結石，立時感到這幫人的無良和殘酷，政治利慾薰心驅使他們把利爪伸向無辜天真純樸的幼兒。稚子何辜，受此折磨？他們幼小心靈將會鐫刻下難以磨滅的黑影，本來是那麼潔白純淨天真正直的魂靈就被這人間醜惡的黑手劃下一道傷痕，失去了他們美好的天空童話般的樂園幸福感受。

這批人在市面上攬局在政府總部非法集會生事，反對的就是十多年前被大家認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近據說是因為以供參考的手冊中有若干不能接受的内容以及當局希望在學校中以此成科，憑着這些「理由」，反對派唆使一幫少年學生帶頭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前搞事，本來這幫玩火少年已經經常被公民黨等大佬培訓，這一次更借用他們的口配上已經灌輸進去的一套歪理宣揚開去。幾個月來，加上《蘋果日報》、鄭經翰的數碼電台等等媒介推波助

瀾，公開宣言要將這「反國教」運動做成攻擊建制派在立法會選舉中的有力工具，而這批「學民」就成了卒子，讓黑手在棋盤上把它們推向向前。被蒙蔽的學生和青少年拋棄了學習，虛耗了光陰跟着指揮棒上街、集會、喧嘩吵鬧走火入魔。幕後主使更聯絡了一些傳媒和流行音樂界人士參加那些所謂「嘉年華」，其熱鬧和瘋狂情況恍如進入迷幻境界。他們除了在社會上不斷地進行這類活動，更甚的是趁九月開學時把黑手伸進學校，直接地干擾學生的正常學習生活。他們這樣做，美其名曰防止學生被「洗腦」，其實，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已經一再解釋及聲明，沒有「洗腦」的企圖和可能，課程指引已經擱置，學校可以自行處理教材、施教時間和方法。

實際上，「反國教」已失去了箭垛，而反對派為了繼續其「以反為業」的目的，仍舊像唐吉阿德那樣向風車宣戰。

因此，他們在報上宣稱要「打巷戰」，要監視學校科目有無「染紅」，有沒有滲入「愛國教育」……「國民教育」其實已經是普世公認和接受的教育內容，香港反對派發動這場動亂，實在已經是冒天下之大不韙，其真正目的是結合推動反中反共反港、去中國化、不承認做中國人等等的活動。這些「反共抗中派」挑動青少年蒙蔽中小學生，其心可誅。他們顛倒黑白偷天換日罔顧真理歪曲事實，在街頭校內市面廣場聚眾喧嘩吵叫乃宣揚，政府不但沒有

制止，反而給他們予以方便，給水供電保安警署，無微不至。而他們竟然掛起橫額引用魯迅先生「鐵屋子」的假設，把他們的惡行說成是「鐵屋吶喊」。

豈能自比魯迅鐵屋吶喊

魯迅是中國二十世紀文化巨人之一，是新文化先驅者行列中的勇將，他的作品是投槍是匕首，對付的是當時奴性和專制的政府，那時候他隨時會被以言入罪而被關被殺，但是他都橫眉冷對，借《狂人日記》提出控訴，用「阿Q」的一生刻劃社會的不公。在《吶喊》自序中他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那是魯迅當時遇到的現實，而今天，這幫受到納稅人供養的某些人等、為父母殷勤撫養的年輕學子、被社會福利關懷備至的群眾……在如詩如畫的環境中狂聲高叫反政府反大眾利益的口號、發表煽動性的演講、播唱諷刺低俗的歌曲……這是在鐵屋中的吶喊嗎？當然，他們旁邊並沒有熟睡的市民，而喧嘩只會受到清醒的市民大眾的批判和指痛。

書架上有一套《魯迅作品精華》，選評者楊義在《編者弁言》中寫道：「讀魯迅，可以療治膚淺，可以更深刻地了解何為中國和中國人，這是讀任何文學家的書卻難以達到的一種境界。」魯迅尖銳的文章會刺痛反對派，他冷峻的描寫其實包藏着熱

情。他對獨子周海嬰很是愛惜，有人因此還說過於寵愛，他因而寫了首舊詩：「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與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反國教」的人連對南丫島海難受害者也不屑一掬同情之淚，他們只會與風作浪，但卻不是威風凜凜的老虎，而只是魯迅筆下的蟲豸。《蘋果日報》有作者說「來生不做中國人」，「反國教」的人今生就不做中國人而且中國人不去做中國人，不要「國教」之外，還要繼續檢查跟蹤審視學校教材中有無介紹祖國歷史文化成就缺失進步不足的内容，他們這種作為才真正是「洗腦」，要把孩子們對祖國的認識一股腦兒洗掉，然後插上英殖民政府的龍獅旗、灌入英帝國賜予的好處，要把孩子的腦袋換掉，要吃掉孩子。

於是，我記起了魯迅先生《狂人日記》中最後的四個字：「救救孩子……」。「反國教」的黑手們請不要再蒙蔽和誤導那些跟着指揮棒叫囂的黃之鋒之流，也不要把烏雲蓋到學校裡，讓少年學子們驚慌受嚇，傷害他們使他們對美好的世界和光榮的祖國失去了原本堅定的信心。

莫言的文學作品已經被全世界認同，出自山東黃土地上的農家孩子戴上了文壇的桂冠，反對派及其受蒙蔽者應該摒除偏見和誤解，真正地認識中國，無愧地承認是一個頂天立地不懼外敵的中國人。

新加坡GDP跑贏香港的原因

曾淵滄博士

近來，不少人喜歡把香港與新加坡比較。比較之下，發現人口比香港少許多的新加坡，其GDP總值竟然高過香港；若以人均數值來比較，自然相差更大。於是，許多人提出各種各樣的分析，研究新加坡到底為甚麼會跑贏香港？

新加坡為甚麼跑贏香港？原因當然很多。我認為最基本、最簡單的原因是兩地人口結構相差很大。

星工作人口比例遠高於港

香港700萬人口中，永久居民佔大部分。永久居民是整個家庭住在香港，其中年紀大的、年紀小的和家庭主婦皆沒有工作。因此，真正參與工作、賺錢的人口比例相信不足50%。

新加坡則不一樣。新加坡最新的人口總數是530萬，其中新加坡公民僅320萬，剩下的210萬人口中有60萬是永久居民，另有150萬人是廉價的外籍勞工或外籍專業人士。很明顯，這150萬外籍人口差不多全是工作人口，廉價外籍勞工多是單身男女，百分之百參與工作。少量外籍專業人士會帶同家屬到新加坡工作，不過相信比例不高。因此，這150萬外籍人口中至少140萬人在工作。60萬永久居民中也有相當比例是單身的，也是在工作中的。新加坡永久居民與公民之間的福利待遇相差很大。因此，沒有工作又沒有大量金錢的永久居民，是不容易在新加坡生活，只能選擇離開新加坡回原居地。因此，我們也許可以估計這60萬永久居民當中，至少40萬人在工作。新加坡320萬公民中，與香港一樣，有沒工作的老人、小孩及家庭主婦，因此可以估計公民當中有50%人在工作，即160萬人。現在，



曾淵滄

我們把所有正在工作、有收入的人全加起來，總數是340萬人，佔總人口的64%。

上述數字告訴我們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新加坡工作人口的比例遠高於香港。因此，人均收入遠超過香港是正常的。新加坡總人口雖然比香港少許多，但是總工作人口的數量與香港差不多。更何況，新加坡的外來永久居民多，工作收入也高。因此，總GDP超越香港一點也不奇怪。

星新增人口對經濟有貢獻

2000年，新加坡人口400萬，公民300萬；2010年人口500萬，公民320萬，人口增加100萬，公民僅增加20萬。可見，另外80萬的新增人口是外籍人口。2012年，新加坡530萬，再增加30萬人口，公民數量則仍然是320萬，幾乎沒增加，新增的30萬人口當然是外籍人口。

簡單的說，新加坡GDP跑贏香港，最重要的原因是外籍人口很多，而且外籍人口全是年輕的成年人，能賺錢，對經濟有貢獻。香港呢？每日150位單程證新增人口，全是以家庭團聚為理由而來，這150人中有多少位能加入勞動隊伍？

出的所謂「香港人身份認同民調」一樣，就是要製造「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份切割和對立，都是為「港獨」聲張造勢，為「港獨」杜撰數據支持。

鍾庭耀玩弄着一些粗鄙的數字遊戲，確實能愚弄和蒙蔽一些善良的民眾。但明眼人一看其數據和結論就知他的拙劣把戲。比如：本次「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民調所選取的統計樣本號稱是「本月11日至14日」以電話成功訪問了1036名市民，發現市民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全線下滑，其中前兩者不信任率均高於信任率，令信任淨值錄得負數。短短數言已展示其不負責任的學術思維，試問寥寥1036人何能代表700萬香港市民？其數量權重根本無統計意義和學術價值。更何況電話問卷樣本通常相對集中，不能代表分散各區問卷統計的客觀標準。因此，從統計調查原理看，這根本就是無效的統計研究，通過1036人中的絕對少數「34%或26%」又怎麼能「發現市民對特區政府、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全線下滑」？這個「全線」從何而來？簡直毫無學術、邏輯和嚴謹可言，簡直就是侮辱全體香港人的智慧。

鍾庭耀的「政府信任率民調」毫無價值

馬建波 資深評論員

9月中，以鍾庭耀為首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再次拋出一份所謂的民調報告指出：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率為34%，較3個月前下跌了1個百分點，並創下2004年4月以來的新低，不信任率上升3個百分點，至35%。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率更跌至2000年6月以來的12年新低，只有26%，大跌6個百分點，不信任率也上升3個百分點，達到40%。作為「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總監的鍾庭耀解釋說，「立法會選舉、國教科爭議、李旺陽事件和釣魚台事件等均有影響市民對中央政府和港府的信心」。

以上數據和鍾的言論，乍一看似乎盛世危言，趨勢嚴峻。其實仔細掂量可以看出是毫無學術價值，只是給新一屆政府施政帶來新的阻力。其所謂民調，不過是利用個別現象，放大負面新聞，並挑選少數樣本作為其臆造或杜撰所謂民調結果的依據，再以危言聳聽的結論不斷煽動香港市民與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立，從而達成其「主子」禍港亂港和製造「港獨」的險惡目的。民調就是鍾庭耀推銷「港獨」一貫使用的工具，這同其前年拋出所謂「五區公投民調」和今年初拋

堅強前行 共渡難關

楊孫西

揚清激濁

遭遇四十年來的最大海難，對於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今次拯救行動快速有效，各部門前線人員專業到位，數百名紀律部隊人員通宵救援；醫療系統則將傷者有序分流到不同醫院施救；在後方的社署則派員貼身跟進每位傷難者的需要等，充分體現出新政府以人為本的精神，以及本港社會的互助關愛。

2012年10月1日，是香港市民一個難忘的日子，香港發生40年來罕見的大海難，釀成慘劇。連日來，香港社會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雖然災難不幸發生，但是從消防、水警，以及其他參與拯救的熱心香港市民，都呈現出勝似親人的感動，充分體現出互助關愛的精神。逝者如斯，生者堅強。苦難有時也一副良藥，令港人豁然醒悟要珍惜眼前的一切，繼續堅強前行，更加珍惜繁榮安定的香港！

港人同舟共濟團結互助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出席香港回歸十五周年紀念活動時講話高度讚揚香港人的互助精神。他說：「香港是一個不斷創造奇蹟的地方，一百多年來，香港從偏居一隅的小漁村發展成為享譽全球的現代化城市，其成功的背後有一種精神力量，這就是香港同胞在長期奮鬥過程中形成的自強不息的拚搏精神、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靈活應變的創新精神」。遭遇四十年來的最大海難，對於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而言，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今次拯救行動快速有效，各部門前線人員專業到位，數百名紀律部隊人員通宵救

提高市民安全防範能力

香港是個自由社會，也是法治社會，這種自由是法治前提下的自由。這起重大意外事故讓香港成為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雖然事故只是一次意

外，是一樁偶發事件，但嚴重事故給香港敲響了警鐘，一個國際化的繁華都市，必須時時要有危機意識。香港市民應有良好的安全意識和危機應對能力，每一個市民須充分認識到，危機預防和危機應對是城市每一個成員的基本責任和義務。

在自由經濟體制下的香港，政府一般不預市場運作，公共交通都是由私營或公共機構提供。在與香港市民的出行、甚至生命安全關係最大的公共交通服務管理問題上，政府有權對整個公共交通進行宏觀調控。這需要通過政策和法律的調整來實現，並加以宣傳教育讓港人自覺遵守。

兩地海事部門應加強合作

香港是物流航運中心，也是區內旅遊中心，海上交通十分繁忙。香港海域是海上交通樞紐，航線頻密，往來船隻眾多，完善海上交通安全至為關鍵。從歷史上看，香港不乏嚴重的海上意外。根據香港海事處統計，過去十年來，香港水域平均每年發生約三百宗左右的船隻意外，幾乎每年都有人員傷亡，原因主要以船隻碰撞造成為主。顯而易見，以香港區區逾千平方公里海上範圍來說，香港的海上交通不甚「安全」。

事實證明，兩地海事部門聯合搜救顯得極為必要，如果日後再有撞船意外發生在粵港交接水域，還應當加強這方面的合作，尤其是聯合搜救的演練。有關方面應加強從業人員的安全和救援培訓，普及對於海上事故時自救、救援常識等。

莫言得諾獎 蛙蚓勿相讒

黃熾華

莫言獲201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他對當代文學的貢獻，這是自從諾獎112年來首次有中國本土作家獲得的殊榮。消息傳來，中國人和中外作家，多表欣喜和祝賀。中國作家協會發表賀稱莫言「對祖國懷有真摯情感，與人民大眾保持緊密聯繫……從中華民族百年來的命運和奮鬥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獨特的民族風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國文學的想像空間、思想深度和藝術境界」。難怪香港的作家們也奔走相告報喜。

但是，正如香港反中亂港的報刊和政客、「異見」文人之「反共」、「去中國化」一樣，中國逢有喜事，他們便妒恨、便造謠、便相讒，務必把好事描黑、說壞，以達到否定成績、打擊進步、反共反華的目的。「曲木忌日影，讒人畏賢明」（唐·孟郊詩），任蛙蚓鳴叫，也否定不了莫言的文學成就。

生安白造，胡亂扣帽，這是某港傳媒

人吹向莫言的「北風」。他向某報表示：「作為作協高層，莫言是體制創作自由主要負責人之一」，「一身屎的人做出再好的菜，也難以讓人下嚥。我們不禁要問：莫言「體制」創作自由的「證據」何在？是哪年哪月他「體制」了誰的創作自由？筆者在三年前曾與訪港的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女士有一段對話可證明「體制」全無其事。問：「中國文學現在寫作自由嗎？」鐵凝：「完全自由，愛寫甚麼寫甚麼，不信可看我的作品」。問：「目前詩歌界出現的口水詩、下半身、垃圾派、低詩歌是『這般低賤，那般瘋狂』，作協怎麼辦？」鐵凝沉吟一會說：「那是他們的自由，我不管。我是寫小說的」。作為主席的鐵凝都沒「體制」創作自由，給天馬行空寫作的副主席莫言扣上「體制」大帽，又拿不出證據，這不是想當然的生安白造嗎？

有「社評」質疑中國諾獎支持「雙重標準」：莫言祝賀，劉曉波在獄。這是有意

混淆視聽。西諺云：「凱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文學歸文學，政治歸政治。莫言搞文學，劉曉波搞政治。文學只有風格不同水平高下沒有對錯之分，政治卻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或一個政黨推翻另一政黨統治的鬥爭行為，政治人物就必須承擔政治風險甚至坐牢殺頭。劉曉波搞的是政治，他鼓吹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此必須自負政治後果和責任；而莫言搞的是文學，故他可以天馬行空任意聯想馳騁，他獲諾獎不同階層人等也都祝賀支持。

「妾婦妒逸才，浪嘴讒舌長」（元·劉因詩），莫言獲諾獎，蛙蚓竟相讒。這正好道出一些無行文人及反中報紙的妒忌和逢中必反的惡行。尼采說：「不要再將頭埋在繃繩的沙堆裡；反之，還是消遙地抬起那個看見大地意義的現實之頭吧」。這應是對否定莫言以及中國文學偉大成就的駝鳥們的極好提醒吧！